

■ 访谈

## 文学的力量隐藏在“爱”的细节中

□ 黄蓓佳 教鹤然



黄蓓佳

## 插上幻想的翅膀，书写人性的光亮

教鹤然：以往您的作品经常以植物、动物或人物作为标题，但《黎明动物园》却让人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。“黎明”是度过黑夜、面向光明的希望时刻，“动物园”是颇受孩子们青睐的场所，又给人一种欢快而轻松的情感基调。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作的主要情节？

黄蓓佳：《黎明动物园》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科幻小说。故事发生在某天凌晨，邪恶的十字星联盟为抢夺地球上尚未开发的极其稀有的矿物质，悍然攻入矿产资源地——北崖领地的“首都”高堡市。战争骤然爆发，原本祥和安宁的黎明动物园被炮火硝烟包围。园长戴安宁在绝望中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：联系星球动物协会，征集两部大型专用车辆，将园里的部分动物转移到遥远的境外非战之地。动物行为学家贺拉教授怀揣着一个足以改变星球的秘密，与自己的实验对象——黑猩猩芮芮一起登上了卡车。园长14岁的儿子戴克作为志愿者随行。动物转运的过程惊险环生，危急时刻，芮芮的大脑被植入了脑机接口电极片，在贺拉教授的操作下，它成了一只可以与人类进行“脑机对话”的智能黑猩猩。这支寄托着生存希望的转运车队，能否穿越战争的迷雾，抵达和平的彼岸？需要小读者们从阅读中找到答案。我希望给予孩子们的是一次激动人心的阅读，是兴奋、焦虑、悲悯与希望交织在一起的阅读。因为小说中写到了战争的残酷、人性的光亮和幽暗，相对于儿童的惯常阅读，主题更为辽阔，也更具有挑战性。所以，我给书中的这个动物园取名为“黎明动物园”，“黎明”意味着光亮、美好、希望和蓬勃向上的生机。希望孩子们读完这本书，能够感受到我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祝福。

教鹤然：在我的阅读印象中，这是您首次在儿童文学写作中尝试架空世界观，近年来，科幻成为文学与艺术创作的热点。您选择用架空设计构建时空背景，进行少儿科幻创作尝试，是出于什么考虑呢？

黄蓓佳：科幻小说必须具有的科学和幻想，幻想在科学的基础上展开，科学的发展来源于人类的想象。让思想无拘无束地进入未来世界，设想出星际间关系的万种可能，这是瑰丽奇特的心灵旅程，值得我们去记录和书写。正因为科幻小说描述的是未来的某种可能性，作品的构想和情节自然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展开，要由作者自己去架构一个虚拟的时间、虚拟的空间，在这个时空中创造出人物和情节。《黎明动物园》这部小说中的“十字星联盟”和“北崖领地”是我设想出来可以发生故事的两个空间，架空的世界给了作者创作的自由，让人能够放手脚，尽情虚构，不同于之前的那些观照现实生活的经典长篇，《黎明动物园》是一部植根于幻想的作品，这是我第一次尝试以这种形式写作，也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但仍然也希望今后还能继续尝试创作类似的作品。

## “风筝的基础没扎好，勉强飘上天，观赏者总会为它捏一把汗”

教鹤然：儿童文学的幻想传统由来有自，从广义上来看，《黎明动物园》也是延续了这一传统的儿童小说。能不能请您谈一谈，您认为，好的幻想小说应该具备什么特质？作家应该如何处理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与幻想创作之间的关系？

黄蓓佳：好的幻想小说应该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上，一半沉在土里，一半飞进虚空。胡思乱想的不是好作品，要从大地万物荡开一笔出去，架构一个崭新的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抒写人类基本的感情：喜怒哀乐、生离死别、希望和绝望、悲悯和拯救，这是我希望看到的，也是努力想要做到的。国内外的优秀艺术家，画家也好，音乐家也好，后期无论从事哪种流派，如现代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创作，都脱不开早期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基础训练，毕加索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风筝的基础没扎好，勉强飘上天，观赏者总会为它捏一把汗。有幻想的能力固然可贵，把幻想的情境写到似真非真，引领读者一步步跟着生活节奏走，心甘情愿地走进写作者架构的幻想中的世界，这是文学的能力。

有句话说，孩子离天堂更近。我们也同样可以说，孩子离幻想更近。儿童在步入成人世界之前，现实和幻想的边界感不那么明确，比起严苛的冷峻的现实世界，他们可能更乐于接受一个梦幻的、神奇的、无所不能的造梦空间，所以绘本、童话、科幻、奇幻都是他们最乐于接受的文学形式。就我个人的阅读范围来看，我们国内的儿童文学作家

的写实功夫大都在线，但对幻想类作品的开拓相对就弱了。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，在打好现实主义底子的基础上，未来应该在幻想类题材方面着重发力，多加鼓励和扶持。

教鹤然：《黎明动物园》既展现了人工智能等最新、最前沿的科技成果，又把读者带入到一段瑰奇的想象之旅，以此来展开对复杂的人性、人与动物的关系、少年成长等主题的讨论。为少年儿童创作的科幻文学，应该如何平衡“科学”和“幻想”的比重？

黄蓓佳：我小时候很喜欢读科幻作品，像叶永烈先生的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等。我还喜欢看像《十万个为什么》这样的科普知识读本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看过一部科幻电影《E.T.外星人》，当时备受震撼，也非常喜欢，从此知道了科幻作品还可以这么呈现——表现出让人动心的温度和人情味，仿佛未知世界的一切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生，在我们身边发生。很多年之后，另一部让我难忘的科幻电影是《星际穿越》。当我看到科学家历经艰险返回地球重见家人那一幕的时候，我感慨一部科幻电影除了表现“探索”和“拯救”的宏大主题，还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类情感中浓

2023年9月  
《黎明动物园》黄蓓佳著，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烈到极致的“爱”。这远远超越了我以前对“星球大战”这类电影的诸多认知，于是，我发愿要写一部科幻小说。

我是文科生，可一直以来我对数学、物理、空间科学、人工智能这些都有兴趣，闲时也生吞活剥，勉为其难地读过一些这方面的科普书。我最初想写的一部作品连名字都有了，叫《永不休息的列车》，也是拯救和爱的主题。疫情期间，我闷在家里，为写这本书读了很多科幻小说回来读，但却始终没想过这部小说要如何收尾；主人公上了这部列车之后，该怎么下来呢？正在苦恼时，偶然在手机上读到一篇文章，讲疫情之中一家动物园艰难生存的故事，读完之后，我想，疾病和疫情能对人类和动物们造成这么大的痛苦，如果是洪水、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呢？如果是大规模的战争呢？处于其中的动物们又该如何生存下去？机缘巧合，就有了今天的这本小说《黎明动物园》。

给孩子们读的科幻作品，肯定是要写到未来科技的。但未来科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人类的核心技术能走到哪一步？我们自己也不知道，只能根植于现实科技成果尽量去展开合理想象。而且，因为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少儿科幻，科学这方面内容还不能写得太多太深，不宜写很多知识点的介绍以及艰深的名词阐释，否则孩子可能会看不懂，就会不耐烦，失去往下读的耐心，尤其是年纪小一点的孩子。由此，我觉得电影《E.T.外星人》在“科学”与“幻想”的平衡方面就做得很好，可以视为少儿科幻艺术作品中的好样本。对于儿童科幻小说来说，超前的理论和科技论点可能没有那么重要，相对而言，生动的人物和好看的故事才更为重要。

## 既要敬畏自然，更要敬爱生命

教鹤然：黑猩猩“芮芮”是《黎明动物园》中分量很重的角色，其他动物角色也非常惹人喜爱，比如大象曼妮、小象妮妮母女、白虎兄弟大威小威、黑熊莫莫、兔猴小咪等等，它们个性鲜明、可爱有趣，充满温暖和力量。您为了写好这些动物角色，做了哪些前期准备？

黄蓓佳：我的女儿小时候喜欢动物园，四五岁时，每个周末我都必须带她去动物园，那时的动物园距离我家不算远，骑车就能到。借着女儿跟动物交谈的机会，我也仔细观察过不少动物的长相、习性和标志性动作。写这部小说时，过往的观察经验就全部用上了。得益于信息时代的资讯发达，几乎所有动物的图像、生长环境、身高体重、生活习惯、网络和书籍中都能查到，对写作者帮助很多。

大致来说，文学创作靠的还是想象，掌握了一种动物的外貌习性之后，要想象出它们面对人类和外部环境时所能表现出来的种种娇憨、狡猾、威吓、耍赖、依恋的特征，以及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一些小小的聪明把戏，描写到位之后，动物们的可爱之处自然就出来了。

还有，动物间也是有爱的，夫妻之间、兄弟之间、母子之间、同伴之间，爱恋之情不见得逊于人类。写出动物和动物之间的爱，动物对人类的爱，作品中便有了很多令人动容的细节，文学作品的力量便在这些细节之中。

教鹤然：您前段时间到肯尼亚去旅游，拍摄了很多大草原上动物迁徙、生活的视频和照片，想必您对动物、自然和生命有着一份珍贵之情和敬畏之心。《黎明动物园》的很多段落都着力于描写人与动物之间的真情牵绊与执着守望，通过这部作品，您想向孩子们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呢？

黄蓓佳：我去肯尼亚，是被《动物世界》《蓝色星球》这些拍摄得无与伦比的纪录片吸引，也是被类似于《走出非洲》这样的电影里的非洲镜头吸引。当然，还有海明威笔下

的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。

苍凉广袤的非洲大地果然非同凡响，肯尼亚全体国民对动物的保护和尊重同样让人印象深刻。他们将海量的国土划为动物保护区，那些保护区不修路、不建房屋，杜绝一切人类生活。在那里，游客们反而被“关”进越野吉普车，成为大小动物的观察对象。在那里，有树木的地方必有狮子猎豹，有水草的地方必有河马犀牛，大象和长颈鹿在草原上昂首阔步，斑马角马成群地奔驰。坐上热气球，可以看见火红的太阳从地平线升起，看脚下土地上动物们迁徙追逐，看无边草原上一棵又一棵清秀秀美的伞形大树，心里有种莫名的感动。即便是开着汽车行走在高速公路上，道路两边依然可以看到一晃而过的长颈鹿、大象和斑马。住在酒店里，羚羊们旁若无人地在餐厅外吃草，漂亮的孔雀一早就守候在小木屋廊下，等着为你骄傲开屏。人和自然、人和动物完全地混居在一起，和谐相处，珍爱守望，生死与共。那真是世间最美好的景象，最令人感慨的场景。

据说地球上已经被定义和命名的生物有一千万种左右，还有一千万种尚未定义和命名。地球是个很大的家园，人类只是万种生物中的一种。《黎明动物园》写的既是战争的残酷、拯救的艰难，也是智能动物对人类的反哺，借此我想表达的价值观是，希望有朝一日地球上可以不再有战争，希望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可以不要伤及无辜的自然生灵。

## 在突围中艰难守成，在逆境中拥抱成长

教鹤然：《黎明动物园》从第五章开始分出了两条故事线，“勇敢突围”与“艰难守成”两条故事线时而并行，时而相交，您是如何把握两条线的叙事节奏，让整个故事在紧张而不凌乱的氛围下稳步推进呢？

黄蓓佳：当战争来临的，动物园的日常运作不能正常维系的时候，园长艰难而痛苦地做出决定：必须转移一部分珍贵又方便移动的动物，替它们寻求生存之路。剩下那些老弱病残和过于大型无法转运的动物，还得有人留守照看，帮助它们渡过那一段悲惨的生命旅程。人道、人性、爱、责任，充分地完全地体现在这个决定之中。如此一来，转运和留守必然分出小说中的两条主线，缺一不可，只写转运或者只关注留守，都不能完美呈现我的作品主题，情节上也会少了很多的丰富和跌宕。

在两条线中，写动物转运的这一条是主线，这条线上的故事比较多，我尽量写得欢乐和欢快，写得明亮和幽默，以吻合孩子们的阅读口味。这条线上的人物和动物的个性也大都单纯可爱，是朝着光明这一面走的，虽然围绕他们的是枪林弹雨，是火焰、流血和死亡，但是希望在前，信念在前，他们都有着同舟共济的那一股劲儿。

写动物留守的一条线是副线，重点是留守员工给动物们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。人物不动，每天面对的场景和困境相似，情绪上便比较郁闷，情节也就很难生动起来。于是，我就在人物的复杂性上用功夫，尽量争取把人物写透，写到位，写出他们的渴望、挣扎、忽明忽暗的心思，写出人物关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使这条副线虽然阴郁，却比主线的人物更加立体，人情味更足。写一部小说，情节的推进很重要，人物的千回百转也重要，两者都写好，作品才有韵味，读者的情绪才会跟随故事的进展层层递进。主线和副线之间，用戴克和戴莉这一对兄妹之间的信息交流串联起来，明暗交织，动静相间，保持一个好的节奏感，这是我最初对作品的设想。想象总是美好的，实际做到并不容易。《黎明动物园》到底做到了几分，还得靠读者评判。

教鹤然：《黎明动物园》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少年成长小说。戴克和戴莉在不同的境遇中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痛苦的抉择，强压之下迸发出的爱与勇气，让作品有了人文情怀的温度。困难让人成长，爱与责任也会让人成长，您为何选择将少年主角置于逆境和绝境之中呢？这是您对少年成长的思考和理解吗？

黄蓓佳：成长无处不在。这次，我把少年人置身在一个极限环境中，也是因为这是一本科幻小说，架空世界之后，可以放开手脚来写。故事里的艰难和困境当然不可能是当下孩子成长的常态，但正因为其极限，才更能让读者感受到两位小主角身上迸发的勇气和力量。

孩子的成长其实要从压力和动力两个方面看。外部环境急速改变，这是外在的压力，但是想要孩子主动拥抱成长，则需要他拥有内在的动力。当14岁的戴克作为志愿者随车而行，在战火硝烟中努力像大人一样坚强勇敢时；当12岁的戴莉为了照顾焦躁不安的母亲曼妮选择住进兽馆，为了留守的动物，克服恐惧和厌恶去参加敌方参谋长的家庭晚餐时，他们的心里，必然充盈着对动物的大爱，充盈着保护心中珍爱的人事物不被战争摧毁的决心。我努力向读者们真实地展现了两个孩子的内心，所以这部小说才会读起来会比较热血，也能够给人力量。

教鹤然：我从这部作品中能感受到您一贯的创作态度。在之前的作品里，您一直试图让儿童读者通过文学作品，窥见成人社会的丰富和复杂，表现复杂的人性，新作《黎明动物园》也是如此。在表现人类复杂、纠结、脆弱的情感时，作品尽可能地展现出感情的多面性，让读者的情感随着人物之间的“冲突”与“和好”不断流动、摇摆。在书写这种复杂情感的时候，您希望儿童读者们能从中感受到什么呢？

黄蓓佳：人性不是绝对的，自有其复杂性和丰富性。人性的变化要看人物彼时彼刻遭遇到了什么，面对着的是什么。比如夏伊，她是敌方参谋长的女儿，在被强占的动物园里，这样的身份会让她拥有一定的“特权”，当她在面对戴莉时，有意无意地会表现出一些高高在上的傲慢。但同时，她也是一个因为脸上有伤疤而深感自卑的孩子，她对动物的爱是很真实的，对友情的渴望、对被接纳的向往也是真实的。她跟戴莉最大的不同，是傲慢自爱的父亲佛明上校没有给她做出一个好的“爱的示范”，于是，她在表达爱和善意时，常常是不连贯的、尖锐的。戴莉清楚地看到了夏伊身上的可悲和可怜，才会对她的感情不断摇摆。

我觉得，好的文学作品，就是要最大可能地表现人性的幽微和复杂。希望儿童读者能够在读书时成长，理解这个世界上的千回百转，懂得宽容，让心胸更加开放。

## ■ 纪念

我爱诗。  
我爱儿童诗。  
我爱孩子自己写的诗。  
可是，我也发现很多人不是到儿童身上去找诗，而是热衷于小动物，热衷于天空中的云、雨、雷、电之类，这当然指的是成人作者，但这种审美倾向也影响了孩子的写作。许多孩子跟着学那些虚无缥缈的“花言巧语”，很少脚踏实地写自己的生活。长此以往，我们就看不见他们在做什么，儿童诗里也就没有了他们的真切感情。

可是，有一个大诗人，却能从孩子的生活小事，抓到主题，让人一读就会“啾啾”地叫起来。  
他就是任溶溶。  
当年，1963年，我调到《小朋友》杂志编诗，我约他写诗。没几天，他就写来了这样一首《我给小鸡取名字》：
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  
妈妈买了七只鸡，  
我给小鸡取名字：  
小一、  
小二、  
小三、  
小四、  
小五、  
小六、  
小七。  
小鸡一下都走散，  
一只东来一只西。  
于是再也认不出，  
谁是小七、  
小六、  
小五、  
小四、  
小三、  
小二、  
小一。

我一读，就从心底叫起来：“啾啾！好诗！”

这本来只是一件家庭琐事，可是任溶溶却写出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形象，活泼、有趣，尤其是别出心裁地使用了梯形排列，让数字颠倒，增加了艺术感染力。

这首诗从发表到现在，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，仍旧为读者所喜欢，成了作者任溶溶的代表作之一。我曾问过任老，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什么，他说是他的妈妈买来小鸡，大家围着小鸡看，他就写了这首诗。他并没特意告诉我这是从女儿的角度出发，捕捉到了灵感，进而写出这首诗来的。

现实生活就是这样。从孩子生活中的很多小事里面，任溶溶都可以找到诗情。如小孩子学走路，是我们人人见到的，任溶溶当初也见到过。可却只有任溶溶写得出来好诗来，就如《小宝宝学走路》这首：

小宝宝，学走路，  
不要大人扶，  
摔跤也不哭，  
起来一步，  
一步，  
又一步。

诗，让读者看到一个意志坚强的学走路的小宝宝的美好形象。末句又用了阶梯式，节奏感就更强了。这里他没有使用一个赞美词，完全凭小宝宝的行动来表现主题。这是我建议写诗的朋友好好学习的一点。

我们去公园玩，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小朋友和外国小朋友们互相追逐嬉戏，玩得很开心的景象，无心者看看笑笑也就过去了，可任溶溶从中发现了美，发现了诗，他写了这样一首诗《玩得嘻嘻哈哈》：

我不会讲外国语，  
外国小朋友不会讲中国话，  
我们用不着说话，  
你追我，我追你，  
玩得嘻嘻哈哈。

通过这样妙趣横生的诗句，将中外小朋友的友谊充分表现出来了。我们还知道，小朋友和小朋友的关系是很有趣的，今天吵架了，明天又好了，说不定后天又吵架了。大人觉得不可思议，可小孩子是不会记“仇”的。任溶溶就这个现象也写了首有趣的诗《我跟小熊吵架了》：

我跟小熊吵架了，  
它不睬我，我也不睬它，  
我跟小熊又好了，  
它抱着我，我也抱着它。

我跟小熊吵架了，  
它不睬我，我也不睬它，  
我跟小熊又好了，  
它抱着我，我也抱着它。

我跟小熊吵架了……  
(反复读下去)

读这样一首诗，真是有趣极了。将小朋友和玩具小熊之间的可爱互动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任溶溶的笔下，似乎有写不完的东西，都是从小朋友身上体现出来的。还有《妈妈故事多又多》《我跟爸爸妈妈去旅游》等等，数不胜数。

读了任溶溶的一些小诗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你想要写出好诗来吗？快去学习任溶溶，到孩子的生活中去找诗，到孩子的身上去找诗，孩子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都有诗。你一定要用儿童的眼睛去看，用儿童的耳朵去听，特别是用儿童的心灵去体会。

任溶溶已经离开我们了，我们永远地怀念他，不仅怀念他的为人，也怀念他永远俯身贴地为儿童写诗的品格。有志于从事儿童诗创作的人，应该像他一样，到孩子的身上去找诗，就会有写不完的好诗。

(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、诗人，原《儿童诗》副主编)



任溶溶漫画像

## 像任溶溶一样，从孩子身上找诗

□ 黄亦波